

2102

合川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本辑要目：

辛亥革命前后的合川

辛亥保路运动中的张森楷

中共合川地下党的斗争

我县水稻品种演变的三个阶段

天星毛笔

余复光与同德福桃片

川剧脸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合川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PDG

《合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目 录

辛亥革命前后的合川	卿步元 (1)
辛亥保路运动中的张森楷	唐唯目 (18)
回忆护国之役时期合川兵变	周青廷 (23)
中共合川地下党的斗争	杨联欧 (25)
方溪坪教案	池正永 (40)
中央土改工作团在合川轶事	廖开忠 (45)
小沔人民不忘杨万选	张福祥 (48)
合川县水稻品种演变的三个阶段	杨玉良 (51)
合川县第一所镶牙馆创建记	邓文质 (56)
互助合作的带头人	喻应华 (59)
江津专区工商界第二讲习班点滴回忆	陈彬如 (65)
三峡石砚蜚声中外	明忠伦 夏代军 (68)
天星毛笔	杨道永 (72)
质与量的竞争——龙市饮食业轶闻	张孝锐 (74)
合川桃片在重庆设厂	唐祖荣 (76)
渭溪平民校创办前后回忆片断	李勇仁 (79)
蒋氏私立铭新小学创办始末	苏学有 (83)
川剧打杂师王友生	夏庭光 (87)
川剧脸谱初探	龚思全 (97)
合川曲剧发展简史	樟 枫 文 涛 (109)

二佛寺简介.....	庾健雄 (118)
盐井卫生事业今昔.....	张海涛 夏代军 (121)
新旧社会两重天.....	喻应中 (129)
云门山的变迁.....	廖开忠 (132)
险滩变通途.....	唐元才 刘克凤 (135)
余复光与同德福桃片.....	唐祖荣 (140)
爸爸的一生.....	丁明娟 (154)
易宇昌传略.....	蒋作彬 (164)
林建章传略.....	易赐均 (165)
习俗与迷信.....	郑家槐 (169)
民国时期合阳三家大旅馆.....	周成文 (174)
质疑.....	池正永 (178)

辛亥革命前后的合川

廖步元

前 言

毛主席在《五四运动》那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

从毛主席上述的伟大的、正确的、科学的论断中，认识到辛亥革命以前的各个阶段、辛亥革命本身和辛亥革命以后旧民主主义时期反袁、护国、护法等革命战争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看，都是失败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并建立起独立的民主国家，是从中国共产党促成参加和领导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并取得了反帝、反封建和推翻蒋家王朝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之后，才最后得到实现的。

本文的目的和要求，是将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革命斗争在合川所发生过的和所受直接波及的史实，加以介绍。因

此，本文标题“辛亥革命前后的合川”“前”的范围只能从辛亥年初说起，具体言之，只能叙说该年四川保路反清的政治风暴中合川所反映出的政治情景。“后”的范围，只能包括宣布独立、讨袁战争及其余波、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四川称靖国之役）在合川的经过及其影响。这段上下时限虽然极其短促，但也可以作为在这段短促期限中，全川以至全国的民主革命斗争所体现的革命共性中的个性反映。

一、在辛亥年间武昌起义前后的合川

辛亥（公元1911）年初，全国各地即曾发生过饥民暴动和抗捐税斗争。特别是该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立即掀起川、鄂、湘、粤四省的保路运动，特别在四川掀起的这一运动最为激烈，成都于6月17日即正式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反对铁路收归国有，随即在川西、川北、川南各县进一步成立了保路同志军以开展反清保路的武装斗争。在川东方面，巫山一带的铁路工人发生过武装暴动，其他各县少有组织保路同志军开展保路反清的武装斗争。重庆为川东重镇，当年8月之初，全川保路同志军的反清保路运动，已风起云涌广泛开展。此时吴玉章因奉同盟会总部之命，由日本回国经上海返川抵达重庆，询知主持重庆同盟会工作的会员谢持、杨庶堪等，在重庆方面，尚无大举起事的计划，只派朱之洪以铁路股东代表赴成都作合法的“文明争路”斗争。并了解到重庆同盟会是根据当时四川的政治形势而作此决定的。因此，吴在重庆住了一日，即匆匆赶回荣县，而借鉴重庆方面的经验，推动该县同志军进攻成都的斗争。

合川密迩重庆，素有“小重庆”之称，一般重视商业，忽视政治，对当时保路运动的政治斗争的反映，比重庆尤为沉寂。特别是政治意识薄弱的上层头面士绅和只知树党营私的袍哥头目，一贯与州署和平相处，在辛亥革命风暴中，默察到全县人民虽尚未被发现有何政治组织，但跃跃欲试的革命激情广泛流露。因此他们双方均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惶震动，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坐以待变。因此，官方既没有顺时起义的决心，又没有逆时挣扎的妄动。至于州人方面，既不敢迎接新潮推翻州署的统治，又不愿放弃对州官个人的袒护。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有的州籍同盟会会员，多在外地进行革命活动而未能回家乡工作（同盟会员县人易宇昌于解放初向笔者叙谈及此以解释他在当年未回县工作的原因）。至于保路同志会是否在合川有此组织，据先兄和其他亲友平居闲谈说，他们在当年均系血气方刚的好事青年，风闻川西北同志军活动情况，均跃跃欲试，希望能够也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组织，但多方打听，始终寂然无闻。以上这段亲闻的资料是出诸亲历亲见者之口。再根据“合川和平反正”前后的历史记述，并没有同盟会员、保路同志会员或保路同志军的任何公开或秘密的活动，以此作为佐证，可以断定合川在辛亥革命期中并没有保路同志会的组织，当然更谈不上成立了保路同志军。有人根据《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5“大事”篇所载“辛亥革命事起，同志军兴，州人杨思炯等，率同志军攻定远，不克而罢”便振振有词地武断合川成立了保路同志军。这种对待史料的轻率态度是有害的。为了辨别真伪而防以讹传讹，兹不惜词费，提出考证的浅见，以就正于读者。

第一、从《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所引出上面的那段记述，就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所谓“率领同志军”应该说明是哪县的同志军而没有说明；所谓“不克而罢”揆以常情，师出不克，就应该回转出师原境，笼统一个“罢”字，究竟如何“罢”的，“罢”在何地，这便会引起“囫囵吞枣的读者，各取所需，莫衷一是。

第二、该县志只记载了“杨思炯率同志军攻定远”如果合川真的成立了保路同志军，何以没有片言只字，记述同志军在合川的活动，难道革命者进行革命斗争，还会干出“舍其人之田而耘他人之田”的不近人情的蠢事么？

根据上述的浅显分析，就足以说明所谓“州人杨思炯”迥似“同盟会员州人易字昌”一样，因为当时合川的政治背景特殊，是在外地从事反清斗争，其所率攻定远的同志军，并不是合川的同志军，从而可以充分证明合川当年并没有组织保路同志会，自然更没有成立保路同志军了。

二、辛亥革命年间合川宣布独立的经过

辛亥年间，全国各地纷纷宣告独立，其取得独立的方式和独立后政权性质，并不一致，大别言之有以下三种情况

1、革命者以革命武装力量夺取清廷统治的地方政权而宣告独立，独立后的地方政权仍掌握在革命者手中（如荣县的独立即是此例）

2、革命者以革命武装而取得的独立政权而拱手让给非革命者掌握（如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义，以革命武装推翻湖北巡抚政权而建立独立的湖北军政府的政权，却拱手让给清

廷协统黎元洪及立宪派汤化龙等来掌握)

3、取消地方封建政权,宣布独立民主政权,只是改变个名号,政权性质并没有改变(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脱离清室而独立,并成立所谓民主政权的江苏都督军政府,仍自任督军。)

合州的宣布独立,即属于上述第三种类型,也是当年一般习称的“和平反正”类型。

在武昌起义以后,四川革命风潮汹涌澎湃震荡之下,合州的政治反映,虽然互相惊扰,但仍如结冰的死水,沉寂凝固,没有激起一丝半缕的涟漪。迨至11月18日,惊闻同盟会员夏之时率领龙泉驿起义部队已抵达距合州一百四十华里的遂宁县梓潼镇(即现在的潼南县)即将顺流东下来合,州官罗必传震惊不堪,即于次日束请合州上层人物在该日傍晚在苏家街商会(即现在县政协地址)开会。开会之时,会场四周无数青壮年袍哥兄弟伙严密把守,不许围观群众逼近会场,以保卫罗必传。会上罗必传低首俯躬,倾诉他也是汉人,并不反对革命,到任以来,没有苛挠过地方父老,也没有简待地方名流,最后泣不成声地恳求县人对他宽恕,保护他的安全。莅会人众没有对罗的恳求发表意见,袍哥大爷沙九江,睹此情景,立即起立高声发言,表示只要你不反对革命,我们决定保护你的安全,并环顾四座,做出征询座中人士意见的姿态。座中人士仍噤若寒蝉,于是朱华斋、朱玉斋两位袍哥大爷先后起立,以坚定的口吻,对沙九江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接着就宣布散会,由把守会场的袍哥兄弟伙簇拥罗必传离开会场,向北门方向走去。许多围观群众尾随其后,行至钟鼓楼前,即被阻止前进,并扬言是把罗必传押送离县城七十华里的白峡口看管。其实是几位袍哥大爷事前

就精心筹划好的，将罗必传安排在他们势力范围以内的北门外一个秘密处所隐藏起来，以防备群众对罗的冲击。同时驻城的巡防队也由其队长何魁神率领逃往外地隐匿。

11月20日侦知夏之时起义部队，已分水陆两路进入合州县境，合州的袍哥大爷和上层士绅即于该日凌晨在鸭咀上面江岸（即解放前的官渡码头）搭彩棚几案以迎候夏军。迨夏之时所乘一艘大木船驶至迎候码头离江岸约数丈的江中停靠，传语迎候人员派员上船谒见，迎候人员中的上层头面人物见夏军的军容威严，皆畏缩不敢上船。就中在袍哥界虽然地位较次但在工商界颇受众望的合州商会总理白治安睹此情景，乃自告奋勇，征得迎候中头面人物的同意，即搭乘小划子登上军船，伫立船头向夏之时代达县人欢迎之忱。夏与白对话约十余分钟，即飨白回岸并高声向岸上迎候人员宣布委白为合州司令官，随即启旋东下。白即随同迎候人员返城前往州署，见罗必传已率巡防队驻进州署。白治安熟知合州上层士绅和袍哥大爷素与州署勾结一致，不能与他们抗争行使司令官职权，乃离开州署索居家中。其子白卓孚少年气盛，愤然不平，遂于同日约集青壮年多人，持伪装炸弹齐奔州署逼罗必传交出州印而宣布合州独立。但地方上层人士，仍推选罗必传为合州行政官掌握地方实权，白治安只能徒守司令官的空名而已。

夏之时起义部队与重庆同盟会领导里应外合推翻重庆府封建政权，于11月22日宣布成立重庆蜀军政府。随之补下正式委任令委白为合州司令官统辖合州防守部队，但并无革命部队派来合州，合州的防守部队，仍系原来巡防队的人枪，只是改换名号，事实上白治安仍无法统辖。

1912年5月，同盟会在上海组建的蜀军第一师由师长熊克武率领抵达重庆，改换番号为川军第五师，熊克武仍任师长驻节重庆兼任重庆镇守使，管辖蜀军政府原所管辖的各州县。因此，在该年七、八月之交，熊克武才派所部石青阳、周际平率队驻防合州而遣散由巡防队改组的合州防守部队，同时委任沈燕贻为合州县知事而撤去罗必传的行政官。至此合州的军政大权，才开始掌握在民党手中。

三、在合川的讨袁战争及其余波

1913年初，由宋教仁主持以同盟会为基础吸收各小政治党派联合组成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宋教仁便决定组阁以控制袁世凯，并赴各地宣传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大触袁氏的嫉忌而阴谋暗杀宋教仁，于是电约宋进京共商国是，同年3月20日晚，宋教仁抵达上海沪宁车站时，即被袁氏派遣的凶手武士英刺杀身亡，同时查获袁氏指使应桂馨组织暗杀的密函，孙中山闻讯于3月25赶到上海，主张起兵讨袁，黄兴则主张通过司法审判对袁制裁，两种主张牵延不决，袁氏乃先发制人，于6月9日开始，先后下令罢免民党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此时在孙中山愤激坚持下，才仓卒于7月中旬发动各路讨袁，结果各路讨袁战争，江西只坚持了38天，南京初次坚持了7天，二次坚持了22天，上海因租界英军助袁，只坚持了5天，截止9月1日均先后宣告失败。

四川僻处西陲，当时全川的军政大权掌握在依附袁氏的胡景伊之手，同时全川五个师中有四个皆附袁的爪牙，环绕川省的滇、黔、陕、甘、鄂五个邻省又皆附袁，民党党人、

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面对此种形势而谋响应讨袁，不能不多方考虑，因此迟至七月下旬，才开始宣布讨袁，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熊氏的讨袁方案，主张速战速决，不东下讨袁而西上讨胡，并决定了进兵步骤，首先攻打泸州，以打垮最死心附袁的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同时南路派遣重兵以防备滇、黔军入侵，其他如北路、中路也分别作了拒胡的布置，以求实现西上讨胡的方案。但全盘军事序列的安排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军事效果，主要关键是否能够巩固坚强后方的重庆，而重庆能否巩固，又必须有坚强巩固的合川，因为合川为三江交汇的最大粮食集散市场，可以保证军需粮食的不断供应，同时又为军事上重庆后方的主要屏障，因为熊军所辖的西充、南充、定远（即武胜）等县的北路重镇，皆靠合川的支援策应，才能巩固坚守以资保卫重庆的远道后防（重庆东、西、南三面的防区边界，皆比较近距重庆）因此，在讨袁战争开始之时，即将原驻合川的石青阳、周际平两部调赴南路屯防，而将知兵善战的五师师部直属团长范榛提升为第二支队司令，率领作战力最强的李天均、钟朗星两个营屯防合川，同时派遣周国琛团和李萼、易存明两个营出防北路。

当讨袁战幕开始揭开时，熊军指挥若定，士气高昂，击败了四倍于己的附袁川军，取得了西达资州、北抵顺庆、南逼泸州各个战役的胜利。胡景翼为了挽回败局，取胜熊军，特委坚强战将王陵基为川东宣抚使兼讨熊第一支队长率领五个营的劲旅，由川北南下以进攻熊军根据地重庆的北路屏障。范榛所领部队的战斗力量虽不弱于王军，但所辖军官阔学系矛盾（范出身于四川武备学堂，其所辖军官多出身于校誉较高的保定军官学校）因此迎战王军时，军情不和，

指挥失调而致失败。西充、南充、定远均先后被王军攻下，从而乘胜以全力猛扑合州攻占了大河坝（即太和区）。此时激起了合州防军无比愤慨，誓死反攻，连长罗鸿恩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壮烈牺牲，全连士兵亦伤亡殆尽，终未能将失地收复。重庆闻警，立派第一支队参谋率队来援与合州屯守部队联合反攻，仍然未能取胜。熊氏乃亲率数千名敢死队快速来合迎战，王军已近逼到大石桥前沿，双方展开空前激战，伤亡均极惨重，形成拉锯式的往来冲杀，彼此都无进展。熊氏乃传令屯守安居的贾禄贵营绕道渭沱以附王军之背，熊氏则亲临指挥，向王军正面猛攻，王部不支，遂大溃败，熊军乘胜前进，争取消灭王军。忽报陕、滇、黔军联合附川军围攻重庆，黔军已进占重庆南岸三百梯要地，熊氏乃率援合队伍回师重庆以图挽救危局。王部闻讯，乃乘此有利转机，急集合溃部反攻，熊军虽奋勇抗击，但以兵少势孤，又失去后援，激战至9月9日合州终于失守。守城的李天均、钟朗星两位营长均壮烈自戕，残余士兵并无一人投降，且携枪与北路溃散来合士兵结合，潜匿四乡，不时出扰王军。

王陵基占领合州以后，即对熊部散兵搜索清剿，直至9月17日尚未取得清剿效果。忽闻熊氏回援重庆，只鏖战到9月12日即大败弃城出走（熊氏讨袁起事于7月下旬失败于9月12日约计为50天，比全国各地讨袁坚持的时间更长）重庆全城即被黔军黄毓成旅占领。王陵基遂急率三个较强的营队，东下争夺重庆，与黄旅发生猛烈的巷战，全城各界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损失，乃联名向袁氏中央呼吁，袁氏于10月中旬电飭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赴重庆查处，制止了巷战。11月初任命周骏为重庆镇守使，驻节重庆，将王部调离合

川，由周骏所部第三团团长刘湘率部接防（此时遵照袁氏改制通令，将合州改为合川县）

至此四川讨袁虽以失败告终，但失败后的讨袁散兵，却在合川引起三次斗争余波，兹分别叙述于后。

1、刘湘在合川清剿讨袁散兵。刘湘接防合川以后，面对讨袁散兵出没四境，又风闻上层人物中和城乡青年中，也有同情甚至暗结讨袁散兵的。于是制订清剿计划，一面派队四出进行清剿，闹得鸡犬不宁，不少无辜乡民遭到严重的灾害，财物被劫，人被拘捕吊打。并严飭保甲，发动居民检举揭发所谓“通匪”、“藏匪”、“奸民”，如有知情不报，便连坐治罪，因而诬告枉报之风，弥漫全县，不特一般小民惨遭敲诈勒索，倾家荡家，严刑逼供而致残肢丧命；即上层官绅一被诬告或涉通匪嫌疑，无论有无确证，即被错捕错关甚至枉杀。例如知事张泽钧因涉嫌而被解押重庆审讯，白卓孚、张熙因涉民党之嫌而被辑拿解送重庆杀害

2、陈宦在合川“大清乡”。袁世凯了解到四川清剿散兵，皆徒劳无功，并闻孙中山曾派卢师谛潜赴四川组织散兵，以图大举，深感若令散兵坐大，附已川军连同主持川政的胡景伊也可能发生动摇，川局将不堪问。遂于1915年初派遣陈宦率领嫡系北军三个混成旅南下入川，为免引起胡景伊的疑拒，佯称北军入川是为加强胡景伊领导实力。迨到同年6月底，北军顺利抵成都时，便宣布陈宦督理四川军务而调胡景伊赴京供职。

陈宦掌握四川军政大权后，即制订肃清民党散兵方案，进行所谓“大清乡”即由北军督战，再由遣附袁川军向民党散兵进行清剿，以达到既肃清民党散兵又削弱附袁川军的目的。

当时民党散兵集结在合川、武胜两县者为数最多，尤其

合川的草街乡，武胜的烈面溪两地因接近华蓥山山脚集结的民党散兵最强，又拥有地利，最难清剿。因此“大清乡”即将展开之时，周骏即将刘湘调离合川而委派该师最死心附袁、最死硬反对民党的第一混成旅旅长黄鹄举接防而驻节合川担任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县清乡总司令，并亲自专责指挥合川、武胜两县的清剿工作。合川以草街乡为清剿重点，由黄本人督战；武胜以烈面溪为清剿重点，由北军旅长冯玉祥督战。

在合川进行的“大清乡”，以草街乡一地最为残酷。黄鹄举武断估计，凡属草街乡的青壮年乡民，均有通“匪”或为“匪”的嫌疑，因此，无论被人检举与否，有无任何可疑的迹象与否，皆挨户拿问，不肯放松一人。因此该乡青壮年乡民或逃匿华蓥山区（特别山脚居民几乎全逃出）不敢回家，或昼伏夜归，以避缉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抓到青壮年，有时个别青壮年不幸被抓者，不死于严刑下，即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屠杀。至于青壮年外逃的众多家庭，或被查封，或被抢劫，同时苦逼家属，限期交人，否则施以残酷重刑，以致伤残甚至丧命者，所在皆是。

经过上述的残酷清剿，但搜捕鲜有所获，进剿亦鲜有功。于是施展更加毒辣的阴谋，大加杀戮。首先，故意放松查户抓人，诱使一些青壮年潜回家中，感觉尚无他异，为了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前往乡市赶集者，亦有所增加。因此在逢场登市之时，层层包围市场，进行严密盘查拿问，年岁较轻的男丁，即加以关捕穷鞠，逼其诬服有“通匪”或“为匪”的罪责，而明令惨杀于市（据传这样围场而公开屠杀于市的青壮年约四百余人）。至于无知识的老弱农夫农

妇，一被挡押乡公所，逼其报告“匪情”、“匪类”莫不惊惶失措，或无言以对，或语无伦次，或前后异词，均视为有包庇“匪类”的嫌疑，从而横施鞭打，不少受到伤残甚有因而丧命者。

黄鹄举正磨刀霍霍，准备进一步开展镇压屠杀之时，适逢护国军兴，黄率大多数部队调赴抵抗护国军，合川只留守一个连，再无力量进行清剿。绝灭人性的“大清乡”才被迫停止，否则草街乡乡民将无噍类矣。

3、民党散兵围攻合川。民党散兵结合“大清乡”中被迫逃散的青壮年和一些袍哥兄弟成立一个松懈而又有组织的反袁潜伏势力。当他们侦知黄鹄举调离合川以后，合川只有一个连留守，同时1916年刚过春节，该连又拨调了三分之一的士兵前赴遂宁领运军装，守备力量更加薄弱，因此，决定攻打合川驻军，并先派遣一位曾经驻扎过合川的民党排长潜入城内以作内应，经过一番部署，便于该年元宵前夕（农历民国5年正月14日），率众数百人，猛攻北门，知事田庆芬一闻枪声，张惶失措，逃避于县衙附近的仓廩内。守城连长王树霖迅即集合该连数十名士兵，加上警备队员共约百余人分为两组，一组上城墙鸣枪呼叫，以虚张声势，同时巡逻街道，并命令各家各户，高挂照明油灯，出丁守夜，另一组由王树霖率领前往北门以抗击攻城土众，双方激烈奋战，彼此相持，互无进展。在此紧急时刻，城外突然熊熊起火，烈焰冲天，一时城内城外，喧呼北门已被攻破，冀以动摇守城军心。同时城内还有在各街奔走相告北门已被攻破的消息。巡逻当即挡获一名指其为造谣奸细，立即就地“正法”，同时又从狱中提出一名死囚，将其枭首悬挂县署门前，并张贴布

告，宣示其为组织内应的“匪首”。入城策反的某排长，最后亦被查获处决，至此浮动的人心，才被慑服平息。进攻北门的士众，因攻势无进展，乃转向馆驿门为进攻点。王树霖闻报，立即转到馆驿门城楼上密集放枪还击，但有少数攻城尖兵，已进入城门外洞内的死角，城楼上不能描射。于是王树霖乃亲赴城门内洞，从城门关合处的缝隙发枪，一兵应声倒地，其余数名被迫退出城门外洞，对攻城士气颇受影响。攻城士众又迅速登纯阳山，居高临下，密集放枪向城内俯射，颇为得势。王树霖急率队转奔瑞映门城楼还击，但因从下向上以步枪还击，不能取胜，于是利用设置在城楼上一尊所谓“保合威远大将军”的铜炮，发炮向纯阳山士众轰击，这才压倒了对方的步枪火力，攻守两方的战况，才又转为相持的局面。天亮以后，合城迄未攻下，攻城士众始向北撤退，王树霖亦未敢出城尾追。这次攻城之役，于此结束。

四、护国之役的合川

1915年12月19日蔡锷由京间关出走抵达昆明，同年12月25日，云南宣告独立（黔、湘、桂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反对“洪宪”帝制，并组织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征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向广西进军；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熊克武随滇军入川，得到民党川南区司令吕超所部；与此同时，蔡锷委熊克武为四川招讨使称护国军的招讨军。护国军由滇进军四川后，川军各师只有效忠袁氏的第一师周骏（驻永川）反对护国军，驻永宁第二师刘存厚、驻顺庆的第三师钟体道均响应护国讨袁。

护国战争，从1915年12月27日蔡锷由滇进攻四川开始，至1916年7月14日结束（盖因1916年袁氏病殁，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四川的川军与滇、黔军和民党熊克武与杨庶堪、谢持等之间的矛盾上升，从而引起四川军阀混战，直至1933年刘湘统一四川止，长达17年，共发生大小混战四百余次。

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四川，四川的主要战场由川南发展至川西、川北。至于川东，因北军曹錕已率重兵据守重庆作为抗御中心，比较稳定，合川为重庆后方，仍为一师周骏所部一个连留守，护国战争，并未波及于此。但因陈宦以袁氏被迫于1916年3月23日，宣布取消帝制以后，各地纷纷宣告独立，默察大势已去，便于1916年5月22日宣告四川独立，两天之后，袁氏即电令周骏联合王陵基共二万多劲卒讨伐陈宦。周、王接到袁氏电令以后，立即从抵御护国军战线撤出，奋力西上转攻陈宦，先后占领了内江、资中、简阳而进逼成都。陈宦向蔡锷告急，但远水难救近火，援兵迟迟未到，其所带北军冯玉祥、伍祥桢两个旅（李炳之旅留在川东）不仅拒绝陈宦反攻周、王之命，而且还通知陈宦必须于24小时内一同取道陕西北还，否则将炮轰他困守的皇城。陈宦无奈，只得于6月26日随冯、伍两旅离开成都北撤，行至绵阳时，忽得曹錕来电，约其赴重庆相偕东下还京（因当时熊克武已率队进攻曹錕）陈宦遂急率部分亲信北军，改道东行，于7月初旬，抵达合川，强迫合川驻军（仍为周骏所部的一个连）为其办理东下供需，在合川逗留了数日。

陈宦抵合之后，其所率北军在败退中，毫无军纪可言，在城内和近郊四周，其滋扰百姓比土匪尤烈，对合川所造成